

贵州人民出版社

张毕来文选



作者及夫人夏云近影

張年采文選



20953896

貴州人民出版社

953896

书名题字 费孝通
责任编辑 龙光沛
封面设计 石俊生
技术设计 荀新馨

张 毕 来 文 选

张毕来 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25印张 237千字 5插图

1984年1月第1版 1984年1月第1次印刷

数印1——2,600

书号 10115·52C 定价 1.20 元

目 录

- 1 序，且说青灯味
- 7 洛阳游记
- 12 列夫·托尔斯泰与中国
- 25 悼念曹伯韩同志
- 29 落后于现实的幻想和超过了幻想的现实
- 33 一碧万顷三门峡
- 37 不足为训的“厚道”
- 39 曾朴“孽海花”前言
- 52 漫谈散文写作
- 69 老成（七律）
- 70 歌声（七律）
- 71 绝尘（七律）
- 72 《漫说红楼》后记
- 79 他叫“赛恩斯”
- 82 《龙虎斗》和“儒法斗”
- 85 诗中秋色
- 89 有关狄更斯三题
- 98 大江滚滚
- 100 《红楼佛影》序
- 102 改诗记

108	略说过程叙述
116	《新文学史纲》再版序
132	《漫说红楼》再版附言
136	补充说明和更正
139	思旧篇
173	和台湾学者谈谈《红楼梦》
177	虚无主义、贾宝玉、巴扎洛夫
207	新四军过遂昌那一天
210	回忆与茅盾同志有关的几件事
216	教员憩息室里的惊讶
220	江湖忆涸辙
223	让我们先回到鲁迅那里去
243	略说《护官符》
247	红学考证学乾嘉朴学及其他
264	关于形象分析的“全面性”观点
276	《贾府书声》绪言
294	有关《孽海花·前言》的两个问题
301	何缘不使永团圞
306	文学教学在儿童品德培养中的重要性
308	清澈如一江秋水的心境
311	庐山山居偶感
312	倩疏林，你与我挂住斜晖
314	记陆希澄
317	回顾我走过来的道路

序，且说青灯味

这里按写作年月的先后次序，收入从一九五六年到最近所写的四十几篇文章，大抵是文艺性的散文和有关文艺问题的论文，另有几篇关于语文教学的。此外就是几首小诗。这些年来还写了一些别方面的文章，但未收入。收入的这些篇，是坏是好，敬候批评。现在且借写序的机会讲讲最近的一些感想。

*

*

*

我在《红楼佛影》一书里探讨“清初士大夫和大和尚之间建立在儒释一家的思想基础之上的师友关系”的时候，论及“儒释政治上思想上的一致性在文风上的反映”，信笔写来，忽然谈到我老家炉山那座城隍庙，见该书第五十六页和第五十七页。我说：

“如果比城隍庙，我以为我儿时在我家乡贵州炉山县所看见的那一座最为出色。出色之处，还不在于阎罗殿里那些怕人的塑像，而在于城隍老爷宝座两旁的一副最出色的对联。上句是：‘吾以汝为死矣！’下句是：‘子亦来见我乎？’前者出自《论语》，后者出自《孟子》，都是孔子孟子本人的话。标点：一个叹号，一个问号，那自然是我现在加上去的。说这副对联‘最出色’，那是无疑的了，还可以说‘最好’。好就好在它让我们懂得孔夫子和孟夫子与城隍老爷的关系。

“封建剥削阶级的御用学者讲治国治民之道，无论用儒家的道理也好，用佛家道家的道理也好，其目的都是欺骗人民，以便于

剥削和镇压。有时候以专用儒家为好，有时候以合用诸家为妙。专用儒家之时，就要排斥儒家以外的各家，说它们是坏东西，邪教；合用之时，就可以说大家都是好东西，不分彼此。我们那城隍庙里以城隍老爷为主，他坐在上面，孔子孟子在两旁站班，属于合用之时。那安排是很恰当的。鬼魂一进门，城隍老爷尚未开口，还不知道他尊意如何，却先听见孔孟二夫子的讥讽和威胁。一个哼，说是：‘我早就料想你该死了！’另一个哈，问道：‘你还有脸来见我？’他们那气势，比哼哈二将厉害多了。程朱一向说，孔孟之道，尤其是忠孝二字，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到这里，应该说成无所逃于‘人鬼两界’了。人民在封建社会里，做人固难，做鬼亦不易，由此可见。”

以下，我评述儒学与佛学的互相迁就相反相成以及儒释道三家既合流而又彼此争胜等等情况。最后，在第七十页上，我又说：

“我那家乡，当年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革命风暴来得慢些，大革命的时候，我们那里的农民还没有起来砸那座城隍庙。我在一九二八年前后还看见那副对联。自那以后，到今天，已经五十年，我没有再见过它。我想，至晚在土改的时候，城隍老爷那个宝座一定跟那副好对子一起砸碎了。现在湘黔路一直过我们老家门口。我早晚是有机会回去看看的。如果那宝座和对子居然漏网，一直保留到现在，我也乐于看见它还保留着。这可是一件很珍贵的历史文物。它给我们以启发，使我们体会出很多道理，主要的是：在封建社会里，儒释是合伙儿骗人民的。我们即使不特别把它当作重要文物加以保存，至少可以给它拍个照片印在书报上。”

几年过去了，我最近终于有个机会到庐山去看了一下。我于

七月六日由北京来贵阳，与贵阳学术界的同志们交流学术思想。十四日到庐山，看了几个地方。其中之一就是这座城隍庙。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这座阴风惨惨的古庙，如今已荡然无存。那副对联当然同活无常死有分的帽子扇子以及十殿阎罗的各色各样的尊容一起消失了。由于看不见我想再看一下的那些东西了，起初未免惘然。但是，举目四望，代替当年那种阴森景象的，是一片光明。人们在这座古庙的废墟上盖了新的房屋，种了生意盎然的花儿或庄稼。我想，这才是纯然的人间，不是当年那个半人半鬼的世界了。而且我还有一件意外的收获。那副对联的文字，据少年时代同我一起时常光临这座古庙的一位老朋友告诉我，我记得不全。它那全文，上句是：“德之匪修，吾以汝为死矣！”下句是：“过而不改，子亦来见我乎？”妙极了，我趁此机会在这里更正。这副对联的文字现在是完整地保留下来了。至于那两块木板，如今不知到哪里去了，并不足惜。文字保存下来了，思想内容，我又亲自作了一番评议，那么，我就乐于看见两块木板的消失。于是，我起初的那一点惆怅心情很快就跟着消失了。

*

*

*

然而，这点惆怅心情是应该研究研究的。

我们生活里有好些事物，它那缓慢的变化，千百年之久仍看不出明显的迹象来，然而，在最近的三五十年间，它明显地变了，变得很彻底。这里举一件小东西为例，那是青灯。

有这样的两句诗：“白发无情临老境，青灯有味似儿时。”只是一时记不起是哪个诗人的诗。那一句“青灯有味似儿时”使人感到亲切。它表现着一个很好的意境。从这两句诗可以体会出来，诗人的那盏青灯陪他过了一辈子。人老了，头发白了，而青灯依然如故，与儿时无异。诗人看着青灯，回忆童年，感到“有味”。

这种“味”，我这里替它取个名儿，叫“青灯味”。上面讲到的惆怅心情，也是青灯味之一种，所以在这里一起议论。

在北京，很少碰到住户停电的事。但也常有电灯突然熄灭的时候。或者由于保险丝断了，或者由于别的什么缘故，你正埋头读书写字，屋子里突然一片黑暗。怎么办呢？只好想办法来对付这个黑暗。那办法就是复古：点蜡烛。有一回连蜡烛也不知放到哪里去了，一时找不到，我就复了一个更古的古。拿个小碟子来，注入花生油，用棉花捻成灯芯，火柴一擦，于是乎一灯如豆，全屋洞然。这也就是青灯。现代生活中的此种景象，可说别有风味。这盏青灯解决了目前的困难，也引起了儿时的回忆。这时候，我也产生了青灯味。不过，我的青灯味与上引两句诗所表达的略有不同，充满了家乡当年的苦难生活的回忆。

我的童年也是伴着青灯过的。我那家乡，当年又贫困又落后。夜里，主要是靠青灯对付黑暗。多年以来，我脑子里的家乡的夜，最美的，也就是刚才说过的“一灯如豆”。当年我们所用的灯油有两种，桐油和菜油。桐油浑浊，点起灯来，光红而烟大。不一会就满屋烟气，鼻孔也黑了。菜油灯很好，灯油清淡，灯光也清淡，而且近乎无烟。那个味道才好呢，真正配得上“青灯”这个美名儿。不过，菜油同时又是食用油。凡是点菜油灯的时候，我一方面觉得舒服，一方面感到不安，因为那时候我们连饭都吃不饱，用菜油点灯，近乎暴殄天物。

我的青灯生活早已过去。多年以来，我过着电灯生活。只有碰到电灯灭了而一时又找不到蜡烛的时候，这才偶然重逢这位五十年前的老友。这次回炉山，我以为或者还会与他重逢，一叙别情，却不料并没有遇着他。这位老友的踪迹已杳不可追。重逢故人本是令人高兴的事，而不重逢此一故人，却更使人高兴。

我们的祖先究竟何时开始用青灯，这要请灯学专家来说。但可以断言，青灯是千百年的老古董。区区一盏青灯，千百年不变，这是由于千百年来封建社会停滞不前。岂但青灯不变，很多东西都不变。当然，准确地表达，应该说一切都是在缓慢地发展。我们不变，外国却在那里大变。到了鸦片战争年代，我们这才明白地感到吃了不变的苦头。一直到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的起来，我国连年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局面这才改观。这个历史教训是值得深思的。

*

*

*

我们总容易保守。往往抱残守阙，从缓步之中感到从容之乐。这实在是个很大的坏毛病。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缓慢，甚至停步不前，这是文化思想保守性的最大根源。而文化思想上的保守，又给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以限制。保守有种种：有的是畏难苟安；有的是木然茫然，无所用心；有的简直就是无端的保守，他就是不肯改革，没有什么理由。但是，在这一切的后面，是不是有个“青灯味”在作怪呢？要知道，青灯有味，而且这个味儿又与儿时的回忆连在一起，是很难抛弃的。现在要推动四化向前发展，要注意的问题很多。如果单就社会思想状况而论，我以为，青灯味必须铲除。尤其在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知识分子中间，检查一下有无青灯味，恐怕是很有好处的。

炉山城隍庙的荡然无存和青灯踪迹的杳不可追，都是十分有意义的事。它们表示了某些千百年缓变的东西的突变。这个突变的最大的动力，是这三五十年间的社会的大变革，即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灭亡，社会主义建立。如果今天那座城隍庙依然如故，人们仍然靠青灯对付黑夜，那就是我们的大大的不幸。我们应该乐于看到落后事物的逐步消亡。

※

※

※

收在这里的几十篇文章，有的是议论古事或回忆过往的，说不定也有青灯味。如果有，请读者慎思明辨，择善而从。这是我所以要在这篇序文里谈青灯味的缘故。

※

※

※

我很感谢贵州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们支持我在家乡出版这本文选。我到贵阳的当天，责任编辑龙光沛同志来看我，商量封面题字的问题。我此次来筑，是与费孝通同志同行。龙光沛同志出了一个好主意。他建议请孝通同志来写“张毕来文选”这几个字，作为我们这次同来贵阳的纪念。我觉得光沛同志这个意见很好。与孝通商量，他欣然提笔，我在此一并致谢。

张毕来

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七日于贵阳云岩宾馆

洛 阳 游 记

天气好极了。这是十二月九日的洛阳的上午。道旁小沟里结了冰，但是，我总觉得好像是春天。空中没有一点灰尘一丝烟雾。太阳光下，远近的村落看去清清楚楚：树林、树林里蜿蜒的石子路、墙壁、屋檐、窗户……。如果车子不是如飞地奔跑，我真想看看远处树林里那些村屋的窗子是不是镶的玻璃。也许，从玻璃看进去，还可以看见屋子里边有什么人在干什么呢。车子跨过一道新开的灌溉用的渠道。渠道里水声汨汨。附近地里一片青色，那是刚冒出土来的小麦。

洛阳是一个历史之城，也是一个文学之城，到处是古迹，到处是诗。不知道有多少诗人歌唱过洛阳。

“这是天津桥，那一边是……”司机同志说。

“快瞧！天津桥呢！”我们一头说一头赶紧向左边看，同时就谈开了。有的说，唐明皇和杨贵妃在这里看过流水；有的说，邵康节在这里听过杜鹃。兴趣浓得很，没有很注意听司机同志的下半句话。等到弄清楚他那下半句话是指我们看安乐窝的时候，安乐窝已经落在后面去了。

看到天津桥，我记起雍陶的诗来：“津桥春水浸红霞，烟柳风丝拂岸斜。”多美啊，文学中的这天津桥！想到这里，我这才明白何以总觉得好像是春天。原来，除了晴朗的天气，渠道里汨汨的流水和麦地里的一片青色而外，一时记起来的跟洛阳有关的诗

句，差不多都是描写春光的。王维的《洛阳女儿行》好象很少描写自然景色。唯一的一句是：“红桃绿柳垂檐向。”即使是叹别离伤零落的诗，所描写的也还是春景。范云《别诗》说：“洛 阳 城 东 西，长作经时别。昔 去 雪 如 花，今来花如雪。”杜牧《金谷园》说：“繁花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如堕楼人。”眼前的阳光、流水和小麦的青色等等给人的春的印象；记忆里的洛阳春光的形象；三天紧张工作后的轻松愉快的心情；这一切溶成一片，构成我今天的春的感觉。

一路随口念着一些跟洛阳有关的诗句，看着路上来来往往的男男女女车儿马儿，不一会就过了“关林”。据说关云长的头就埋在这里。这件事分明不可信，但人们仍旧喜欢这么说着。我们没有在关林下车，因为这里是打算回来的时候再顺便看看的，今天的主要的目的地是龙门。

过了关林，不一会就到了目的地。

龙门，就是古时所说的“伊阙”。伊水向北流，东西两岸是石山，阙口整齐，远看象门，所以人们叫它龙门。山水之美是不必说的了。可是，以我自己的经验推测，我恐怕游人不大会注意到这山水之美，因为龙门石刻之美压倒了一切。一千多年以前，劳动人民就创造了这样伟大的艺术品。真是巧夺天工。游人惊叹不已，已经无暇欣赏自然景色了。据古书所载，这里有造像九万七千多尊。最小的只有两公分。最大的，单是一只耳朵就长一公尺九，比一个平常人的身体还高些。造像的时候，都是依山刻石，佛像无论大小，都是整然一块石头。这些石刻是我国绘画、雕刻和造型艺术的宝贵遗产。过去，反动政府不加保护，让帝国主义分子任意盗凿。佛像的面孔，十之八九是破损的。有的雕刻是给整幅地凿去了。宾阳洞里本有两幅“帝后礼佛图”。现在那里只剩

下凿损的痕迹。实物已经被盗到美国去了，现在藏在纽约博物馆和坎察斯博物馆里。也好，让人们看看吧：他们那边，博物馆里公然放着从我国盗去的古代艺术品；我们这边，在宾阳洞口悬着两个镜框，一个镜框里是“帝后礼佛图”的摹本，另一个镜框里是美帝国主义分子和汉奸岳彬签订的盗凿石刻的合同（“三反”时岳彬交出来的）。这是多么好的一个对照啊。解放以后，人民政府就开始整顿。现在找出了少数刻工，正在计划逐一修复佛相。为了保护这些世所罕有的艺术品，不惜金钱和人力。例如奉先寺，这是龙门最大的一个佛洞。一只耳朵就大过人身，就是这个佛洞的本尊佛像。这里，据说武则天时候曾造有大房，但是多年以来却一直一直是露天的。政府数年前就打算修房子，据估计需七十万元之多。听说现在重修计划已经决定，在物色材料寻找专家了。

石刻十分之九在西山上。因为太多，走马观花，也一直弄到下午一点才马马虎虎看完。因为要赶下午五点半的火车去郑州，东山没有时间周游，只看了有关白居易的一些古迹。因为参加选编中学文学课本的工作，近一年来，每天都碰着李、杜、元、白，诗、词、歌、赋。到了龙门，跟白居易有关的古迹是无论如何要去看一看的。

首先是“白冢”。白居易晚年住洛阳十八年，死在龙门，葬在龙门。这个《琵琶行》的作者的坟，就在东山北面一个叫“琵琶峰”的土岗上。说也奇怪，这琵琶峰从高处看去，真象一支琵琶。是天然的呢，是谁故意挖成的呢，那就不得而知了。

坟很大，一行翠柏围绕着坟。一道矮围墙围绕着翠柏。站在坟前一看，西山诸佛洞一一在望，浅浅的伊水不断地翻着白色的浪花，真正是“山高水长”。坟前坡下有一块方地。导游的同志告诉我们，这里原来有个亭子。抗战时期，日本兵到龙门来了。他

们闲得无聊，就拿炮击名胜为游戏。他们在河那边比武，看谁能击中河这边的亭子。结果是几大炮就把这古迹轰倒了。现在只剩下四个石础和一块石碑。石碑上署有王先谦的名字。可惜没有时间仔细读碑，不知他说些什么。据导游的同志说，现在已准备好要修白冢了。将来汽车可以一直开到山上来。——我们是徒步登山的。

在白冢前站了一会，我们就登东山顶，取道香山寺下山。

站在东山顶，向右边看，山下有个住宅区，小溪从中流过；房子都是新建的，整齐而洁净。向左边看，山上有新建的一幢大楼，檐高廊阔，窗明几净；楼前院子里有些人，有的在那里玩扑克，有的在走廊上藤椅里躺着看画报。一问，才知道是煤炭工人的宿舍和疗养院。我马上想起白居易的《卖炭翁》来。现在这些“卖炭翁”卖的是煤炭。他们工作的时候，也许还有人“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可是，大家早已不是“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那样的人了。他们现在在高楼大厦里读书说笑，高兴地过他们的星期天。

当年的卖炭翁固然是可怜的，文人其实也可怜。就说白居易罢，他也是潦倒一生。“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这是他贬江州司马时候的诗句。在《琵琶行》里，他说：“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这是怎样的处境和心情啊！然而，在当年，这岂是白居易一人的命运！白居易初到长安去看顾况的时候，顾况一看名刺，笑道：

“长安米贵，居大不易”。从这里可以想见一般文人的命运了。现在我们作家协会西安分会的会员，谁在那里担心衣食呢？谁会象江州司马那样悲叹沦落呢？高卧琵琶峰的诗人，现在天天看见煤炭工人载笑载言，熙来攘往，知道作家们自由而幸福，文学界百

花齐放，不知道要乐成什么样子了。

香山寺是当年白居易跟他的几位诗友朝夕相处的地方。他有许多诗是在这里写的。导游的同志站在香山寺前遥指伊水西岸一个地方对我们说：那就是“八节滩”。那里，当年山险路窄，行人来往不便而且危险。白居易曾出钱并募捐凿石开路，行人称便。可见诗人一生关心人民疾苦，表现固不止在诗歌之中。

下午四时，匆匆回城。归途中看了关林和周公庙。回到洛阳交际处，已经快到必须上火车的时候了。

在火车里，白居易的一些诗，他所做的一些事，他的为人，他的希望，我们目下的幸福生活，……这一切萦回脑际，久久不去。于是我做了如下两首绝句。

八节滩头情万缕，香山寺里诗千首。
情随流水到而今，诗共龙门双不朽。

长安今日居容易，司马无因叹困穷。

冢前冢后明窗里，都是当年卖炭翁。

诗成，火车已经快到郑州。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在北京
见《人民文学》一九五七年二月号

列夫·托尔斯泰与中国

——答莫斯科列夫·托尔斯泰博物馆 来信

敬爱的同志：

莫斯科托尔斯泰博物馆以及由它组织的研究托尔斯泰创作的
科学研究人员集体向您致以衷心的深厚的敬意。

我们在研究“托尔斯泰与中国”这个题目，有几个问题想要
了解。您是中国文学界的优秀代表人物之一，所以特向您请教。

1. 您怎样评价托尔斯泰的艺术遗产？您认为他的创作的哪些
方面是成功的，哪些是不够的？

2. 托尔斯泰的创作对中国文学和戏剧有没有影响？作为一个
作家，您是否受到了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影响？托尔
斯泰的哪些作品给您的印象最深？

3. 您认为中国和其它国家的青年作家能够向托尔斯泰学习些
什么？

您的回信，我们准备在博物馆的科学学报上发表，并在我们
正在筹备的“托尔斯泰与中国”的展览会上展出。

您可以用中文回信给我们。致

敬 礼

列夫·托尔斯泰博物馆

联系人：高级研究员亚历山大·石夫曼

（受博物馆委托）